

世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四

小簡

答呂主簿廷

某頓首再拜氣肅晚秋候臨良月伏惟主
學士百神
交相萬福駢臻某仰竊茂休重蒙記錄謹因回介少布
謝悰不宣

某向寓雪溪獲瞻芝宇千里相逢而遂成傾蓋一樽屢
片而辱與論元念几席之久遠荷故舊之不棄遠領翰
墨仰
力披味以遠感姚兼集

某官斯文老匠後進名師不倦學古之心尤高鑄人之
手聲望煥燁平生知識最多人物魁梧他日富貴訂患

行見公朝之薦鷄寧憂小邑之栖鷲願調護於鼎茵佇
翺翔於臺閣

某比因竊第之還遂適披雲之願特蒙枉顧益見撫
別離經時行將命秘呂之駕會合有日要頌聯孟韓之
詩惟是願言併遲面究

某遭被宸恩荐更幕府未修謝牘遽拜賀緘蒙長者之
見先媿小人之不敏遂有親依之幸尤深忻忭之誠探
禹穴而登稽山願觀古謀泛剡溪而訪安道不廢家風

與王安撫師心

會稽地廣民夥號東南大都會第以連歲灾荒今年尤
甚孟秋之初大風淫雨繼以江濤暴漲飄廬舍害未稼

瀕海之民死徙者稍多茲同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仰惟
入境之初首加訪問下車之始撫字為先上以寬聖君
東顧之憂下以慰越人引領之望不勝幸甚某備員幕
職日觀其事輒敢以聞

與趙侍郎令報

拜違台範晦朔遽更仰德之誠不忘鑒寐竊惟視印之
初人事紛冗尺牘修敬不敢輒先雖去思之意不減於
越人而後賀之罪已同於譚子尚冀貸其不敏

某官疏通緣遠寬厚老成歷四十年之仕途號二千石
之治家憲聞帥越異績愈彰方當宁以用度為憂昇明
公以貨泉之柄中外相寶以為得人昔蕭何轉漕關中

以給民食劉晏流錢地上用佐中興久無其人惟公是
空輿論攸屬某非敢私比者天降之災害及稼穡越人
瘠矣得旨賑濟遂獲更生竊知公為上言之活人手段
已見於得君之初也公已去而不忘越人德公亦將
終身而不忘甘棠勿伐之詠在越而不在燕矣
某以書生贊慕情無所知仰荷包荒不賜譴斥子犯有
罪猶自知之妻公見容可謂盛德尚矣始終垂庇獲免
於戾感戴何窮

與王舍人剛中

史館舍人道德才猷文章議論真一代人傑也爰從大
對忤意權臣養浩十年卒不為附麗計公道既開平步
館閣茲者正位西掖有識相慶昔晁董蜚聲於對策而
不遇明主常揚得體於制誥而俱非正人夫豈如公兼
備衆美至若子產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
職而興唐相業可嘉起於辭令天下縉紳所同望於門
下非某區區私祝也

伏審代言西掖被命為真自代之章輒及寒賤辭惟勤
舉本非虛文前輩達賢引類多在於此爰從近歲茲道
不公不出於覲望則生於請託故上不以實而求下亦
以文而應自非高明特達之士以公道為己任孰肯於
觀望請託之外而舉人仰惟大賢獨追前輩自顧何人
可當公舉獎借過情感媿亡地啓事一封聊申謝臆雖

舉於公朝不當講私謝之禮然待以國士其可以衆人報耶

答陳少卿

某前歲竊第行朝遂獲出入門下者數月伏蒙顧遇情均父兄私心感激無以借喻况獲珠玉盈篋以歸輝映里閭寵於得第親故相見首以公之遇我者告之無不欽嘆厚德尚恨未有圖報之所而天旆已西瞻望門牆不勝依戀

李路鈐至越首拜誨緘之賜累幅勤厚如面台顏伏承養浩丘園日有文字詩酒之樂仰見大君子所蘊過人朝著山林無入而不自得又蒙欲以所作見示尤荷台眷之篤將始終教誨成就之也果蒙不鄙甚幸甚幸

答李丞務

蒙示先叅政墳記三復流涕仍需挽章感認不鄙恭惟叅政宏才碩學精忠大節凜然當代少見其此雖晚路為權臣所抑不獲伸其素志然天下公論史官直筆斷不可誣某輩鄙陋之詞豈足以發揚其萬一平生之所以聳慕者有不可辭三章謾往惶愧亡地

與張臺法

臺法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惠嘉台候萬福某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即修賀書切謂大賢進用不止於此日珠珠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

下也仰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為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
身臺諫當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
遲遲而賀者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睿隆展盡底蘊以
結主知指日大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望維桑與梓
亦被餘榮

答溫守周侍郎

伏蒙賜以書翰圓緘累幅禮意有加旨酒生羊為既甚
寵近代先達薦紳以名位自居貴不下賤久矣兼達尊
之二且身為邦伯而禮先於寒賤後學德盛而謙世所
未有顧其何者可以蒙此邪下拜之餘感懼并集

答台守凌侍郎

伏蒙台慈旨某假塗赴闕特有寵賜某竊聞將有遠行
行必以贖雖百鎰在所不辭然可以無取取則傷廉雖
一錢有不宜受獨於仁者之賜輒起小人之貪拜跪以
還感媿無地今祇領到州十千省發路之賜謹用回納

與王運使之望

某官道德政事文章經術當於古人前輩中求之非止
可為今日儒宗吏師也朝廷方以全蜀為重故畀以外
臺之寄恩威五十四郡屹然為國長城以寬主上西顧
之憂豈以蕭何能轉輸劉晏知取予之事而免縉紳先
生耶

越蜀相去萬里不修輿居間又復二年愧拳拳乎仰之

誠不替朝夕去歲邸報中獲觀臺諫列薦之章士夫讓與不識罔不欲嘆門下士喜如之何清資峻秩不足為先生榮異日特書大書屢書者為可貴爾比至行朝虞郎中出示蜀中小錄竊知職試文術獲觀約未

知其所得必真才實學相如楊雄二蘇輩一網盡矣若榜已揭太學得百餘人可謂盛事皆出先生疇昔作成教導之賜也近年文體屢變學官屢易士子多異論惟推服吾先生至今無異辭入蜀以來聲聞益著朝論翕然何大諫諸公稱道尤力召還必在數月間其或未以罪去復有振衣之幸矣

某晚學不才試吏越幕自謂必以瘴癘獲罪設蒙郡帥

王書見知嘗薦僚屬四人于朝以其為首然某亦佩服先生之教在越兩載不敢以一字違廟堂諸公臘月七日終更當日挈賤累還鄉欲屏迹山林以安愚拙不謂叨被誤恩有校讎冊府之命退惟僥冒實出先生平日齒牙餘賜第切媿感穀日離家二月初至行朝供職已半月賤累猶未來也汪聖錫為少蓬尤厭士論館中皆一時英雋某厠迹其間葭倚群玉媿不自勝先生顧遇素厚必有以警策不逮俾終為善類之端幸甚

某比因廷對尤荷今四川制置王文見知代言西掖舉以自代自惟疎繆迹流下仰蒙特達感激不已以園士見遇者惟吾先生及舍人丈三人今皆在萬里故某

歸依慕用之誠尤在於蜀也間築二同年試吏兩川帥
幕閭質直梁俊邁皆蜀中佳士獲趨事大賢必蒙厚遇
劉韶美宮教在會稽遊從甚款自謂受知於先生語必
慨然葉樞至越見之大以為奇延舉諸公今亦移行朝
供職矣先生行將大用薦賢報國尤所當先閭察推老
矣當不待終更而薦之可也與論所欲非某敢私

答曾知郡汪

某官人物不群才德俱邵學術通倫類而無入不得儒
雅飾吏事而所至有聲南州之政已聞北闕之詔將下
豈茲小壘可淹大賢輿論所期非某敢私祝也
往歲某官吏隱樂清主監鄉校某獲執經與諸生之列

最蒙不以碌碌餘子遇窺奧境而知所歸皆我公博約
之賜也違去二十年兩遭家難屢困場屋聲迹沈下逾
遠門墻尺書修敬莫克自致於千里之遠媿媿負負何
以自文然景山仰斗之誠初未嘗一日替仰惟高明宏
博必恕其不敏而亮其無他臨紙悚懼不自已已

與任安撫古

某官全名大節凜然超絕昔人前輩之上乃者持風憲
肅朝綱忠言讜論屢獲進用奸邪寢謀盜名器者為之
膽落議者謂雖漢天監唐魏鄭公國朝王元之唐子方
諸公殆無以過直道不容一塵出守有識之士咸為清
朝惜之然聖主圖治方銳急於見賢端人正士決不可

久外宣室之念正深詔書行落大江之西公其為蒼生起
某叨被誤恩校讎冊府靜惟僥冒實出先達大賢吹噓
獎拔之賜寧不知感第恨來晚不獲瞻拜台光親承博
約以慰平昔慕用之誠然每見同舍郎稱頌盛德幾不
容口柏臺蓬山至今有先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答趙撫幹伯精

荐拜劄翰之辱如對標致於几席間喜可知也暑雨未
歇伏審蓮幕風高贊畫有相台候萬福某竊祿懷媿每
塵記錄蝟蟬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以葦瑤柱江
君會稽固不易得錢塘又絕無之臨食必起故鄉之恩
興與鱸尊同但不能如張翰之勇決耳遠家方貺以養
吾老饕餮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輒納墨本置之悠然
閣可與南山同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懷倦
倦之忠久屈于外耶

與任提舉文薦

某官以直道立朝去非其罪物論惜之茲承光奉宸恩
榮持使節作外臺之耳目豈風采於大江之西識者謂
聖眷方隆茲實大用之機與也伏想輶軒屆道而名節
已隆天氣正炎海羽未歇敢祝善保台重

某仰視台照輒有塵衷某有表於實如規者宣靖間在
太學有聲後因場屋遂俯就恩科其人極有七行為鄉

里所推前任建昌尉以清白聞今任興國軍司理秋冬
間赴上賈安分自守不求知於人然其官方以人物為
心不敢不以其名聞也又親戚劉鎮者戊辰榜中乙
科其人有學問工詩文通曉吏事見任洪州司法登第
一星餘尚困選調今皆獲超事大賢深為之喜儻蒙提
挈成就甚幸甚幸苟非其人某亦不敢妄舉

與王總領之望

淝中去蜀如在天上不修興居狀又復一年惟是萬里
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幾對至臨安出所賜書欽閱以還
感佩謙抑去歲聞石命某喜尤不自勝謂即有瞻拜之
幸既而改除輿論殊鬱蓋朝廷以蜀為重姑留大賢然
議者謂汲長孺當在朝不當使之在外也近日廟堂設
施皆合人心如張右相胡邦行自使凌汪二公為天官
豫章宣城之除無不稱善縉紳日俟先生之歸便當為
治裝計

某竊食蓬山日虞罪戾茲蒙誤恩備負佐讓退惟僥冒
實先生疇昔獎借之賜第增感激然某去冬輪對妄論
時事初自謂必得罪至主寬容不惟不怒且畧施行其
言既而館中諸公相繼而用上一二開納但側目者眾
迹不自安甘與馮國仲一一同舍皆請外廟堂不肯
奏葉樞以甘甘事國上前軍執俱不容去某以求去得還
力辭不獲甘亦不住為乞外弓祠計萬一果遂所願甚

幸甚幸甚先生知遇有素更乞時賜警策俾終不為小人
之囿以辱明下其為幸也又大矣

幾姊被辟益見先生友愛之為聞問間無不欽歎萬里
之行良勞其恐坐席未暖必隨台旆而還也鄭正姊教
授昔在上座復預執經之列又與幾姊游卒相隨入蜀
切望周旋醫藥二同年近得書皆荷知遇爾又蒙以四
條首薦尤感激也近館職甚缺負次第皆召試矣主上
聖德日加陳丞相有容德頗收拾人才臺綱稍振陳應
求副端排擊奸邪保全善類尤為士論所歸乃汪端公
薦引之也用劉信姊逐劉寶皆近日可喜事其他事體
幾姊能言之

答王舍人

別大君子凡三年相去二千里之遠修敬不先下拜護
緘之寵者再矣舍人不以先達自居而謙德如此其晚
進乃敢疎怠尚何以自文耶某比備數館職與二三同
舍日以時事為憂初欲同上封事未果會當輪對遂各
以已見獻某景山野狂妄尤甚上寬大能受盡言不惟
不怒且畧施行之但左右前後瞋目切齒者終不相置
某自去冬求去劄子凡數十上凡八閱月始遂所請然
區區之意止是丐祠廟堂乃委曲如此出自望外闕期
近在九月間當復申前請以遂所志不復詣仁者之里
日俟舍人文零陵報政造歸廊廟公道復行清流增氣

某已掛之冠當復獲矣

蒙示兩紙論列時事仰見舍人丈天資忠義過人遠甚不以身外而忘愛君憂國心也三復以還欽嘆不已某以五月十八日離行朝至途中聞次日有虜使失禮事中外咸懷主辱以死之恥况官穹祿濃者當如何某方屏迹田野雖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不復開口及時事然歎歎惓惓之誠猶前日耳况舍人丈受明主之知膺千里之寄宜其不能自已也來書所說荆襄當化事此豈細故耶梁丈賢者方居言路不可不以告之

與洪檢詳邁

比獲識檢詳難兄弟于朝讀雄偉之文聞正大之論知天下士在一門也又辱為檢詳同舍之未荷知良不淺臨行既勤餞送仍寵以詩章歸橐有光感激無已違去數月斗仰不忘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儻蒙台念見廟堂諸公曲賜一言俾遂所求不勝至幸

與杜殿院起莘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相慶竊聞殿院丈辨擊姦邪保全善類饒君子不饒小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贊喜巨量更冀盡摠素蘊益振臺綱以滿中外之望

與吳察院希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靈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
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而仰德不替比聞召環真成
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發女日伺駢
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
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遙望
門牆倍增依慕

與汪侍郎

某入館之初侍郎文以先達儒宗為蓬萊主人遂獲朝
夕趨隅以聽博約重辱顧遇不後同輩臨行又蒙餞別
之寵晚進不才何以得此拜違數月斗仰益屢需次弊
鄉偶成見闕貧居急於得祿便欲奔走就職緣冒暑得
疾未能去體素苦瘵嗽遇秋復作不免復申前請以劄
子託圓仲矣敢望侍郎文見廟堂一言俾遂區區之願
庶得在家醫治少延殘喘不勝感幸

與凌侍郎景夏

某備數冊府獲識侍郎文於朝望儼然之容聞正大之
論知朝廷之有人三十年盛名不虛得也謙恭下士真
有前輩風某愚不入時獨蒙顧遇臨行又辱寵餞禮意
有加晚學不才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私心感激不自己
已違去數月斗仰弥屢需次還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
於得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前請實非獲已已懇汪
丈為告廟堂更告侍郎文曲賜一言俾遂所求幸甚

與劉察院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其晚學
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薰溫粹之容稔忠厚
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願
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別著見顏色既勤飲餞又寵以詩
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
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己近朝廷去積年巨惡
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與陳侍郎俊卿

光膺宸命榮陟從班朝登正人中外相慶天子欲其居
獻納之地天下知其為大用之階有識君子惜其去風
憲之早也其晚進不才素蒙知遇天資狂妄尤荷保全
去遠風墻不勝依慕

與汪中丞

伏以中丞負王佐才為長御史以暴公子之威名而持
斧以裝中立之德望而視師風采所加華夏咸聳悍將
為之落膽狂虜不敢貫弓一正天下如其仁不有君子
其能國大夫出利國家安社稷茲其時哉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執先公者某受知不淺贊喜為多方苦癢痾
之侵復伸祠伏之請望膏澤其愈遠瞻履焉而莫遑想
旌旆之已旋諒紀綱之益振倚頌大拜續走賀緘

與趙安撫清

某晚學不才備數冊府景蒙安撫待制文顧遇不淺臨
行又辱寵贈禮意有加然待制方以清白表率縉紳某
不收自處於傷庶之地雖不拜賜而感激未嘗自己拜
違數月仰德益勤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
孫然為多病所困輒復丐祠愈遠門墻不勝依慕

與梁司諫

某愚不入時獨蒙司諫文特達知遇狂妄之迹賴以保
全臨行又拜清白之貺拜違數月斗仰不忘竊聞司諫
危言讜論排擊奸邪天下咸稱為真諫官莫不想望風
采樂道人之善人之常情也况某受知不淺喜當如何

答陳侍郎正同

某自北角學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知敏慕忠肅公之
為人去春忽忽西邁一物不暇將獨携温公忠肅二畫
像而行尊堯集雖數閱之每以不見全集為恨茲辱頒
賜副呂石刻既慙冠下拜遂撥置群書朝夕欽誦真可
與日星爭輝非照乘珠比也

答温守徐侍郎

茲聞力請千朝已遂祠佚方與邦人同結去思未遑茲
拜遽奉貶誨仰佩謙冲其嘗冀近世人才少有全者或
吏才長於治郡而名節無聞或名節著於立朝而政事
多短獨侍郎文昔特從衆天下稱為正人出守海邦人
咸謂有有郡以來未有賢明太守如侍郎者非某之私

言也承台旆取道成營探伺戒塗俯伏道左與攀轅之列

與溫守莫莫信信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家傳事事之樂樂請著請著眷紳 聖天子方以外治為憂憂自自出出符竹踐揚中外無適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第以先大監遺愛著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之急打日名環行見卧轡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湖守陳郎中之茂

拜違一年入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

月去國行色慙遠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入去郡城植遠無雲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備見如前自在道山侍儿罵承博約也言如之何弊鄉去湖雖遠而知郡文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莫子齊書言吾文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曾中耿耿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過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復及小人吳日遂可託託大賢之文文寧寧不朽矣圓仲之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款想之

以不窮一文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其異迹山間足迹
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蜀林是以自適惟賦事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乘桴
從游踐送別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與永嘉南溪國朝宗

業作別喻年不廢思仰自竊第歸鄉念欲一見異邑之
阻額無由遂秋杪微寒伏惟文候萬福近行燕經
最優春秋吾友記問素熟於場屋尤利來春有補切宜
勉力業易任會稽旦夕成行他日行李過越切望見訪
以免術士劉子先談命頗奇中覓字求身一過之更
望吹醒俾有所獲亦不廢之惠也會合未
加受

望為速業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手刻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此以忠孝二廟曹娥旌忠廟為總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

所難能二人遺躅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

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科催為急簿書獄

訟為先自非吾儒孰肯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三矣

心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留以遺後人切望亦念其

嘗以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慈孝廟

此以人然其為詩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孝子之節，若人之所難。蔡孝子以布衣能為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留念。某近撰會稽三賢詩，愍孝廟居其一焉，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迪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響應。合在祀典，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為大功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軺，按察列郡。某輒有已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觀主上躬斷以來，寬恤之詔下無虛日，然而

實惠未孚于民者，蓋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

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惠

邪？今欲乞軺車所至，盡錄比年寬恤詔條，榜示通

衢，使有目者咸得而觀，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掛而不奉行者，以案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什觀 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
而措刑之效未遠於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
多寃民切見州縣間常置禁曆二一日正禁二曰寄
禁每遇監司入境止將所鞠重囚書正禁曆其他囚
悉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聲寃又
多令吏率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
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
人以告及搜索二曆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
按問庶絕寃枉之弊

伏覲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無字為先
庶件次之今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

意蓋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為能官以未及期
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稅未入於官府
勾呼之費已歸於蠹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
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蓋緣曩日
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為先今欲乞所
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
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
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眾投牒
舉留守令者茲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蓋由時官自知
其無善治恐見劾於監司遂密遣胥吏喻鄉邑之豪

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鳴率舉留士民亦欲以此
交結時官求莛門戶遂粉飾虛詞指無為有監司初
不知覺乃以不賢為賢從而舉之為害非細今欲乞
於入境之初觀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
民妄有舉留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覩 主上躬示敦朴為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
禁似聞遠方弊尤未革蓋有以裝佛為名而州縣不
能禁止又有以銷鑰為名而亦莫辨真偽今欲乞申
明金翠服色之禁并裝佛銷鑰之弊革之以贊一人
之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以見瀕海郡縣鹽為民害最著昔州縣科鹽自有定
額其後有括戶之口提羨海之職者倍增數目
以為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
功賞胥吏因緣為奸與鋪戶相見為弊於所增額外
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
端壅隔其弊革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清強官屬根
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
多為保甲寺觀之害今欲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
狼虎今欲乞嚴行約束以絕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某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

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願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曾六傷犬

妾勸張侍郎論曾六等傷犬事蒙判曾六勘杖八十其切見曾六傷犬事涉不明願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冒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來若將曾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人重犬不獨某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損所有曾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火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漲為害害茲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滄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戶禾苗腐爛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無聞其他諸縣皆有災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不以恤民為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災傷申聞仍與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 聖主畏天災卹民隱之意某備員幕職不敢不聞言涉在妄皇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災傷賑濟

某伏觀今歲風水災傷浙江之東越為最其上貽 宸念特加賑卹某今有已見輒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等數目非一

今歲既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
負何從而出款乞敷奏 朝廷將積欠稅租推行倚
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
一切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蓋緣
受理之門既啓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求判
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廢不貲今歲方凶荒救
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踣者
必多款乞敷奏 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
放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
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

聖旨將義倉賑濟仁恩廣大萬姓

鼓舞其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 旨之前不
知今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為奴婢或流為乞丐或
匿為鼠竊殊可矜憫款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
招誘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
失所以廣一 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合以
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災傷富者困貧者
飢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鄉
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款乞台慈委自今位或以官來
或勸誘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
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

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以欣然就役而不辭
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地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地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
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看詳其餘地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止第四
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
為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為第五等由是
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累至
今方及十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
界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

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匹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
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
富今日人戶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
令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切觀紹興十三
年 指揮比年上戶規逃物力往往折為下戶高者既
降下者遂升今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數以絕增減
之弊又觀十五年戶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
科數以優恤下戶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
及百貫以上為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為第五等者
如止今第四等以上科數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
處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今州縣

相度隨宜指買新折其等切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諸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 指揮止科及四等而下戶不科其樂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 指揮並科及下戶亦各無詞計內新昌樂縣以物力十五貫以下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餘縣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及詭名減戶之弊除欲以田畝科不可施行外欵乞准十五年 指揮隨宜措置可於新昌樂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貫以上和買無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戶其弊可革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合取自指揮施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勳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盛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已兩有所出其陳盛當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其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妾為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婢子父母沒沒身敬之不棄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棄今何氏雖為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析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受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梁謙理分

按梁縵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後弟縵為後是為梁縵所養父縵既死其所生父縵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在日端宗燕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縵與尹氏皆已身死謙歸宗與不曾歸無所憑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後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紹興今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遣還者今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遣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縵既無別子况縵所出甚眾謙義合繼絕不當歸宗尹氏既無所生亦不得遣謙還縵以絕夫後謙既不當歸宗則

所養父縵既死其所生父縵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在日端宗燕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縵與尹氏皆已身死謙歸宗與不曾歸無所憑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後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紹興今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遣還者今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遣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縵既無別子况縵所出甚眾謙義合繼絕不當歸宗尹氏既無所生亦不得遣謙還縵以絕夫後謙既不當歸宗則

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簽廳所定於律
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姪父之後固不當歸
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縵死時謙年尚
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後而改嫁破縵之家非謙之罪
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歸兄
弟義當憐恤又按今諸分財產而眾議頗多與同分之
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
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姪
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合念父恩義當願與今致乞送
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
見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產業接謙見管
產業如七人元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分
後增置即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鬻爵合倡率
諸弟遵願與之今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生之後不
得歸宗以絕縵祀庶令梁氏一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
爭競之風

與趙安撫詳定奪

切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
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切慮其人與某處
人吏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奪
者某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
即乞判送他所庶絕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
劑乃幸 竊宮頓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
弊蓋緣奉行者外以崇奉陵寢廟為名內有僥倖恩賞
之意遂將已成之宇撤而更造不損之器毀而更置不
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吏
頗有趨貪功望賞之心安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
敢言每思若一日獲迹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
書受 主上之深知奉陞辭之玉音為越人之師帥者
無惜為 上言之干冒台嚴皇恐死罪

與橋道頓通使董侍郎萃

某竊聞往歲 徽宗皇帝梓宮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
並不毀壞今來伏聞 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比舊加
大城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見奉使侍郎言日者
奉請以梓宮行中方為利然毀民居多 皇帝惻然曰
茲豈求利耶特命行乙方 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
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某妄意欲乞侍郎申奏 朝
廷今來祇備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往歲 徽宗
皇帝御舟之例庶免毀壞以承 主上皇帝仁孝之德
以遵 大行皇太后慈倫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
妄議大事罪不容誅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某輒有少稟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言今治亂興亡之迹為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為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其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輒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某仰沐陶鎔備真中秘雖妻宰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鄉間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為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蒙敷奏切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多士彈冠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為清選某以不才竊食其間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月間得肺疾至今痰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某下情止在激切戰懼之至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真小學教授卑卑載仰沐王慈顧遇

有加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空髮之補今朝廷擇賢而代輿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劇為贊喜某比屢求去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王屏稟達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游從已違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遠適劇用瞻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蓋佳士也師友得人尤為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而別無從敢冀仰体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禱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為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得迂聞命驚懼不能自己款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某官不當辭不

與敷奏某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召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容其辭荆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為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溫公辭大不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為可罪溫公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為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有辭免者則以為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為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某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某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求去得迂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與宰相論災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即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

為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為異。今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為災異比春秋為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恭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逮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耶。某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為夷狄為小人為宦官女子為群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虜開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因宜對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蓋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獲罪固所不辭。千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惧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虜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迂都汴京窺伺淮甸中外洶洶咸以靖康覆轍為憂况侍御長風憲任言責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某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

如用人而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
已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令自便而猶
未起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
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
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
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違不
已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患不
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徵啓其端而遽然
中輟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人
臣亦當棄平日之所惡而薦可用之才今之人才固自
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則後臺諫
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瑕用才之
說上告吾君且云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何大臣
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
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
千里之難虜雖強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
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進
蕩美之說以為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真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第深景仰即日
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廟堂相
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

三嘉更方去不款又將某文字上嘉更以上書而出某以私計巧祠事体不同兼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况某晚進不才在稠人中最為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為多寡今諸公求去皆逐其欲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惟侍郎文矜憐有素故不免喋喋以告切望早賜一言以贊其決庶今寒賤免致顛躓戴德之誠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計不使及苦痰嗽之疾款乞款祠以便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稟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

獲命當聖賢相逢群才並進之日某備真佐著事簡職清豈不願留以苟寸祿實緣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岳祠差遣一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推其奸與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近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况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為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曰與死迫忽被該恩已力辭身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均病卧家久廢朝謁憤然不知時事昨晚忽聞左司
張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其所
得知第以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啓迪聖君使之治剝則
頤亦能處紛擾而不亂况其直声已著中外竊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揀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程前力賜
主張小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懇
惟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卷之四